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　御製三禮義疏序　目録

卷首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監丞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舉人臣吳壽朋

御製三禮義疏序

三禮之傳遠矣周禮六官河間獻王上之儀禮十七篇禮記四十九篇高堂生戴聖傳之漢唐以來箋疏訓釋無慮數十家攷其義或相牴牾先儒嘗譏其聚訟要其掇拾灰燼之餘傳先王制作之舊得什一於千百好古者所為鄭重而愛惜之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表章羣經既

御纂周易折中而詩書春秋則以分授儒臣纂輯義疏頒布海内惟三禮未就朕御極之初儒臣上言令當經學昌明禮備樂和之會宜纂輯三禮以蕆五經之全爰允其請開館編校越十有一年冬告竣夫禮之所為本於天敘於地達之人倫日用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斯須不可去者天不變道亦不變此其本也其制度品節服物采章隨時損益屢變以適其宜者禮之文也三代去今數千年矣修其教而教明循其道而道

行謂三代至今存可也何則其本得也若其用之朝廷邦國名物器數之具周旋進退之儀雖先王處此必將變通以適其宜而不泥於其迹故言禮者惟求其修道設教之由以得夫禮之意而已顧其教之不泯道之所由傳未嘗不賴於經好學深思之士讀其書有惜不能俯仰揖讓於其閒者先王制作之精意尚可想見於抱殘守闕之餘則經傳之為功也大矣𢑴彝鉤劍之遺篆籀之蹟流傳有自尚摩挲而寳護之況制作之精意所

賴以傳者歟獨其貿於衆説無所取衷爰命校纂諸臣芟煩截浮約文申義敷暢厥旨至其説之不可强同者稍為辨正而仍其舊葢其承傳各異必牽合附會比而同之則其惑也滋甚故無取焉刻既成為之敘論以發其端俾隆禮者有所考云

乾隆十三年冬十月朔

乾隆十九年閏四月二十五日奉

旨開列

欽定三禮義疏監理總裁校對分修校刊諸臣職名

監理

和碩莊親王臣允祿

和碩果親王臣弘瞻

總裁

原任經筵講官起居注官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兼管戶部事務兼翰林院掌院事三等伯臣鄂爾泰

原任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仍兼翰林院掌院事臣張廷玉

原任太傅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兼管兵部尚書臣朱軾

原任太子少保吏部尚書臣甘汝來

副總裁

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臣汪由敦

太子太保江南河道總督臣尹繼善

原任經筵講官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復任兩廣總督臣陳大受

原任禮部尚書臣楊名時

原任太子少保尚書銜教習庶吉士臣徐元夢

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彭維新

原任禮部侍郎臣李清植

原任刑部右侍郎銜管禮部侍郎事臣王蘭生

原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李紱

原任宗人府府丞臣任啓運

原任翰林院侍講品級頂帶臣方苞

提調

內閣侍讀臣舒興阿

日講起居注官司經局洗馬臣佟保

原任內閣侍讀學士今陞戶部侍郎臣兆惠

原任翰林院侍讀今陞倉場侍郎臣雙慶

原任內閣侍讀今陞吏科給事中臣岱圖

原任內閣侍讀今陞戶部銀庫員外郎臣赫泰

原任內閣侍讀今陞甘肅安西道臣文綬

纂修

左春坊左贊善臣諸錦

翰林院編修臣朱佩蓮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檢討臣王太岳

翰林院檢討臣李英

原任翰林院侍讀學士今陞內閣學士臣錢維城

原任通政司右通政臣胡中藻

原任貴州按察使臣徐以升

原任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熊暉吉

原任翰林院侍讀臣惠士奇
原任翰林院侍讀臣徐用錫
原任翰林院侍讀臣楊述曾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今陞四川川北道臣宋邦綏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修撰臣梁國治
原任司經局洗馬臣官獻瑶
右春坊右庶子臣葉酉
原任中允臣程恂

原任編修臣李龍官
原任編修臣吳紱
原任編修臣何其睿
原任編修臣張為儀
原任編修臣姚範
原任編修臣潘乙震
原任編修臣湯大紳
原任編修臣羅暹春

原任檢討臣出科聯

原任檢討臣王康佐

原任庶吉士臣宋照

原任監察御史臣趙青藜

原任監察御史臣杭世駿

原任編修今陞御史臣李友棠

原任編修今陞御史臣陳顧㶚

原任宗人府主事臣王文清

禮部主客司主事臣鍾晼
原任兵部武選司主事臣潘永季
原任工部司務臣蔡德晉
原任國子監司業臣李光塽
原任庶吉士今陞雲南糧儲道臣徐鐸
原任編修今陞河南汝寧府知府臣王錦
原任福建興化府通判臣吳廷華
原任山西吉州知州臣王文震

廣西賓州知州臣潘汝誠

原任湖北蘄州知州臣王士讓

原任湖南長沙縣知縣臣姚汝金

舉人臣姜兆錫

優貢生臣陶敬信

副榜貢生臣方天游

收掌

翰林院筆帖式臣伊靈阿

原任內閣中書令陞侍讀臣多爾濟
原任內閣侍讀臣羅慶
原任內閣中書令陞戶部員外郎臣常安
原任內閣中書令陞禮部員外郎臣索爾遜
原任內閣中書令陞盛京刑部主事臣務實
原任內閣中書臣林保
原任翰林院筆帖式臣常齡
原任翰林院筆帖式臣栢壽

原任内閣中書今陞湖北宜昌府知府臣阿爾布
原任内閣中書今陞山東武定府同知臣寧泰
原任翰林院待詔今陞江南松江府同知臣嵩齡
武英殿監造
内務府堂主事紀録一次臣安泰
内務府驍騎副叅領加一級紀録一次臣富惠
監造臣髙永仁

欽定周官義疏凡例

一春秋傳云先君周公作周禮其所稱引則此經中無有也盖周禮指當時上下所行五禮之經曲以别於夏殷之禮此則分職命官之籍故揭於篇首曰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漢志本稱周官經周官傳至唐以後乃更名周禮朱子及鄭樵輩曾辨之今仍曰周官從其始稱且按以五官之職事於義為當也

一六典乃周公兼三王之道盡人物之性運用天理以法萬世之書也伏讀

聖制日知薈說十則皆五官精義灼見治本深契道揆謹冠全書以為治經者之凖的次列經傳及大儒之語義貫全經者為綱領其次則傳經源流又其次則諸儒論行周官之得失讀周官之法與夫注解者之得失竝附焉

一易有程傳朱子本義詩有朱子集傳書有蔡沈

集傳亦經朱子指授故折中彚纂皆奉以為宗
視其離合以為衆說之去留春秋則有不用胡
傳更立一義者三禮自朱子請修而未果羣言
莫適為主即儀禮經傳通解亦僅開其端緒而
意義則未暇發明陳澔禮記集說雖列於學官
而自始出即不饜衆心茲故特起義例分為七
類俾大義分明而後兼綜衆說一曰正義乃直
詁經義確然無疑者二曰辨正乃後儒駁正舊

說至當不易者三曰通論或以本節本句參證他篇比類以測義或引他經與此經互相發明四曰餘論雖非正解而依附經義於事物之理有所推闡五曰存疑各持一說義亦可通又或已經駁論而持此者多未敢偏廢六曰存異名物象數久遠無傳難得其真或創立一說雖未即愜人心而不得不姑存之以資考辨七曰總論本節之義已經訓解又合數節而論之合一

職而論之以此七類叙次排纂庶幾大指開卷了然而旁推交通義類可曲盡也案語各以類附七條之後或辭義連貫難以分析則附於最後一條之末

一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萃三禮而類别之又附益以他書故經傳之文間見錯出兹則三禮分編各為一書五官之文悉從其舊概無移動

一漢武帝求遺書得周官五篇司空職亾漢人以

考工記附之名曰冬官非其實也兹稱考工記以從其朔

一宋五子遵周易折中稱子鄭康成稱字其餘講說之家皆以名書

一所取各家之說以經文先後為序不以其人之時代

一賈疏釋注者雙行小書各分附本注之下後儒說及案語與注疏相證相足者亦然其推闡經

義者大書特列

一職方輿地古今異名既採昔人所考辨仍著目今府州縣名使學者易曉疑則闕焉

一周官有古文今文異本賈疏云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考校後為今文鄭據今文注故云故書作某葢故書即古文也其杜子春鄭司農所讀有異同者竝列焉茲不敢芟薙另提附經文音切之下其因此有所論說者仍

存本注

一古今罷物殊制異名鄭康成在東漢之季猶為近古然考工記注語簡而意渾難以盡通謹詳繹記文及注疏可解者解之非確有所見不敢臆決以俟知者

一宋元明諸家有取注疏改換敷衍以為已說者有詞語冗蔓無所發揮及顯與理悖不足惑人者概從薙芟亦不置辯

引用姓氏

漢

司馬氏遷 子長 龍門

孔氏安國 子國

毛氏萇

劉氏安

京氏房 君明

劉氏向 子政

揚氏 雄 子雲

劉氏 歆 子駿

杜氏 子春

班氏 固 孟堅 扶風

賈氏 逵 景伯

鄭氏 興 少贛

鄭氏 衆 仲師 司農

馬氏 融 季長

盧氏植

許氏慎 叔重

服氏虔 子慎

鄭氏 康成

何氏休 邵公

應氏劭 仲瑗

劉氏熙 成國

徐氏幹 偉長

李氏巡

虞氏翻 仲翔

陸氏績 公紀

王氏肅 子邕

韋氏昭 弘嗣

晉

杜氏預 元凱

干氏寶 令升

郭氏璞　景純

宋

范氏蔚宗

梁

沈氏峻

崔氏靈恩

北魏

酈氏道元　善長

李氏 謐 永和

呂氏 忱

隋

王氏 通 仲淹 文中子

唐

魏氏 徵 元成

陸氏 元朗 德明

顔氏 師古 籀

孔氏穎達 仲達 一作冲遠

賈氏公彦

司馬氏貞

趙氏匡 伯循

杜氏佑 君卿

孫氏愐

成氏伯瑜 一作伯璵 中山

宋

邢氏昺 叔明

聶氏崇義 洛陽

陳氏襄 述古 古靈

胡氏瑗 翼之 安定

石氏介 守道 徂徠

歐陽氏修 永叔 廬陵

劉氏敞 原父 公是

范氏鎮 景仁

司馬氏光 君實 涑水

王氏安石 介甫 臨川

劉氏彝 執中 長樂

周子敦頤 茂叔 濂溪

張子載 子厚 横渠

程子顥 伯淳 明道

程子頤 正叔 伊川

范氏祖禹 淳夫 華陽

陸氏 佃 農師

曾氏 鞏 子固 南豐

蘇氏 軾 子瞻 東坡

蘇氏 轍 子由 頴濵

沈氏 括 存中

陳氏 祥道 用之 長樂

陳氏 暘 晉之

楊氏 時 中立 龜山

呂氏大臨 與叔 藍田

呂氏大鈞 和叔

謝氏良佐 顯道 上蔡

李氏覯 泰伯 盱江

葉氏夢得 少藴 石林

劉氏恕 道原 南康

胡氏安國 康侯 建安

胡氏宏 仁仲 五峯

夏氏 休

胡氏 銓 邦衡 澹菴

王氏 昭禹 光遠 東巖

鄭氏 樵 漁仲 夾漈

程氏 迥 可久 沙隨

林氏 勛

陳氏 彥羣

朱子 熹 元晦 紫陽

林氏之奇 少頴

呂氏祖謙 伯恭 東萊

陳氏傅良 君舉 止齋

張氏栻 敬夫 南軒

項氏安世 平父 平菴

薛氏季宣 士龍 永嘉

鄭氏伯熊 景望 永嘉

葉氏時 秀發 竹埜

俞氏 庭椿 壽翁 臨川

王氏 炎 晦叔 雙溪

蔡氏 元定 季通 西山

蔡氏 沈 仲默 九峯

黄氏 幹 直卿 勉齋

陳氏 淳 安卿 北溪

鄭氏 鍔 剛中 三山

史氏 浩 直翁 四明

方氏㦤 性夫 嚴陵

劉氏迎

楊氏簡 敬仲 慈湖

楊氏恪 謹仲

陳氏汲 及之

鄭氏伯謙 節卿 永嘉

李氏叔寶 景齊

葉氏適 正則 水心 龍泉

易氏祓 彦祥 山齋 長沙

薛氏衡 平仲

曹氏叔遠 器遠

林氏椅 奇卿

陳氏汪 蘊之

趙氏溥 蘭江

李氏嘉會 子華

孫氏之宏 偉夫

楊氏 復 信齋 長溪

晁氏 公武

真氏 德秀 希元 西山

魏氏 了翁 華父 鶴山

王氏 與之 次點 樂清

李氏 如圭 寶之

章氏 如愚 俊卿 山堂

王氏 應麟 伯厚 深寧叟 浚儀

朱氏申 周翰 建安

歐陽氏謙之 希遜

毛氏彥清

毛氏一清

嚴氏粲 坦叔 華谷

林氏希逸 鬳齋 福清

王氏詳說溫州府志樂清王十朋著周禮詳說

禮圖說

禮庫 以上二書王與之訂義所採未著作者姓名

唐氏

毛氏 以上二人訂義所採未著其名

元

馬氏 端臨 貴與

吳氏 澂 幼清 草廬 臨川

劉氏 瑾 公瑾 安成

毛氏 應龍 介石 豫章

敖氏繼公 君善 長樂

丘氏葵 吉甫 釣磯翁 清源

陳氏友仁

明

朱氏升 允升 楓林

梁氏寅 孟敬 石門

薛氏瑄 德温 敬軒

丘氏濬 仲深 瓊山

何氏 喬新 廷秀 楙邱 廣昌

舒氏 芬 國裳 梓溪

王氏 鏊 濟之 守溪

楊氏 慎 用修 升菴

魏氏 校 子才 莊渠

李氏 如玉

陳氏 深 子淵 長興

金氏 瑤 德温 休寧

郎氏 兆玉　完白　仁和

歸氏 有光　熙甫　震川

王氏 樵　明逸　方麓

柯氏 尚遷　喬可　陽石山人

王氏 應電　昭明　明齋

唐氏 樞

孫氏 攀　士龍　宣城

鄧氏 元錫　汝極　潛谷

郝氏 敬 仲輿 楚望

全氏 賜

柯氏 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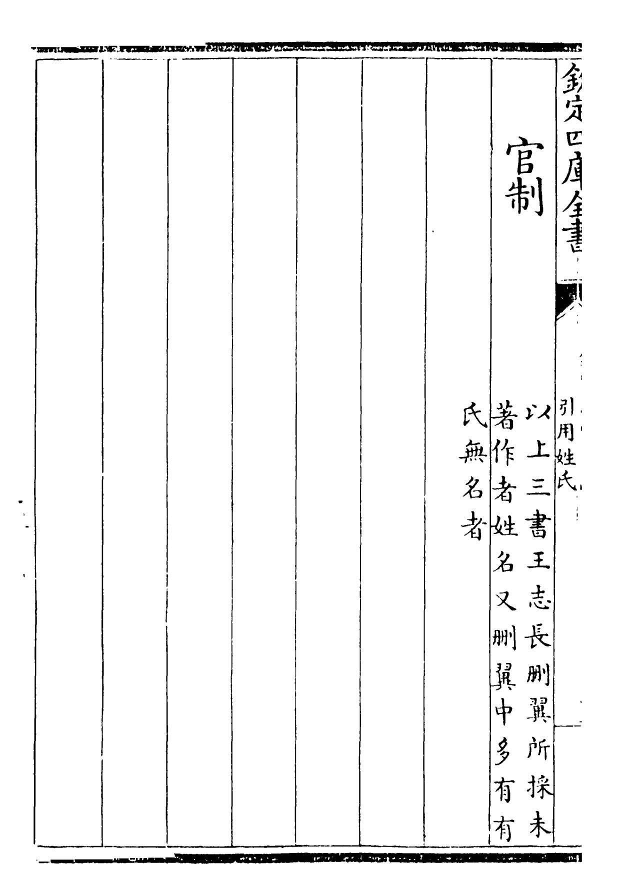
郭氏 良翰 道憲 莆田

王氏 志長 丕仲 婁里

張氏 采 受先 婁東

雜說

周禮菁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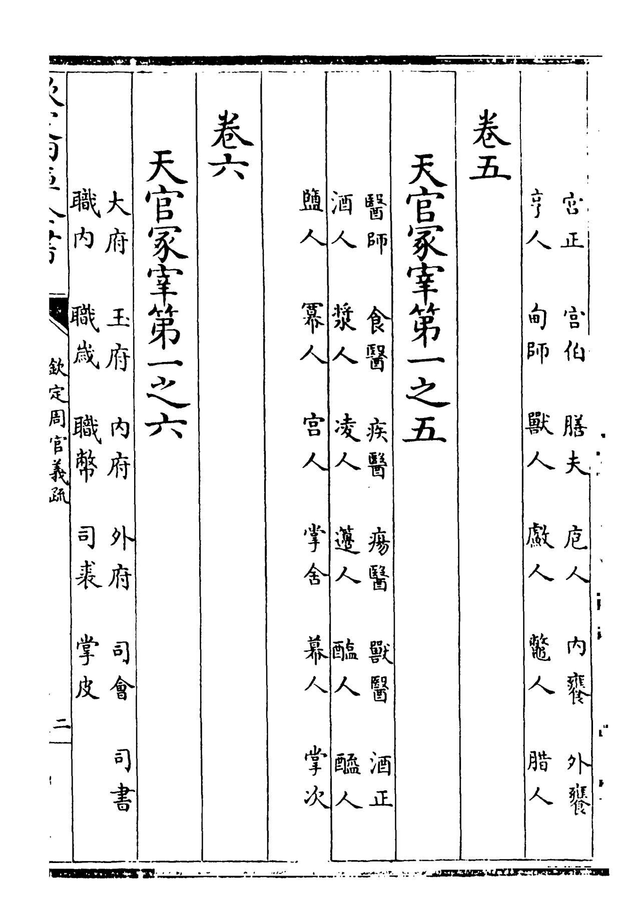


引用姓氏

以上三書王志長删翼所採未著作者姓名又删翼中多有有氏無名者

官制

欽定周官義疏目録　經部四　禮類一　周禮之屬



卷五

天官冢宰第一之五

卷六

天官冢宰第一之六

地官司徒第二之二

大司徒

卷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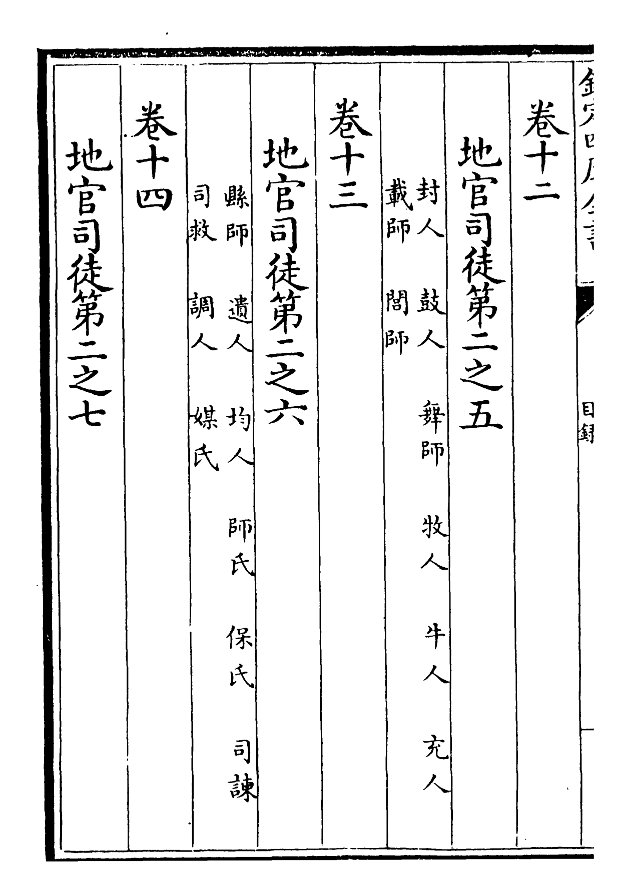
地官司徒第二之三

小司徒　鄉師

卷十一

地官司徒第二之四

鄉大夫　州長　黨正　族師　閭胥　比長



卷十七

春官宗伯第三之一

卷十八

春官宗伯第三之二

卷十九

春官宗伯第三之三

小宗伯　肆師

卷二十

春官宗伯第三之四

鬱人　鬯人　雞人　司尊彝　司几筵

天府　典瑞

卷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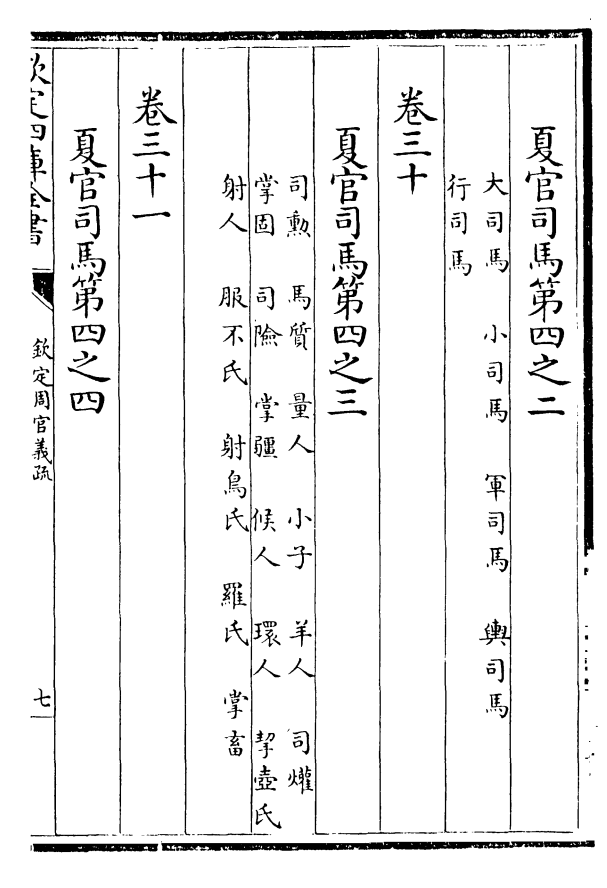
春官宗伯第三之五

卷二十二

春官宗伯第三之六

卷二十三

春官宗伯第三之七



卷三十二

夏官司馬第四之五

卷三十三

夏官司馬第四之六

職方氏　土方氏　懷方氏　合方氏
訓方氏　形方氏　山師　川師　邍師
匡人　撢人　都司馬　家司馬

卷三十四

秋官司寇第五之一

序官

卷三十五

秋官司寇第五之二

大司寇　小司寇　士師

卷三十六

秋官司寇第五之三

卷三十七

秋官司寇第五之四

庶氏　穴氏　翨氏　柞氏　薙氏　硩蔟氏
翦氏　赤犮氏　蝈氏　壺涿氏　庭氏
銜枚氏　伊耆氏

卷三十八

秋官司寇第五之五

大行人　小行人

卷三十九

秋官司寇第五之六

司儀　行夫　環人　象胥　掌客　掌訝
掌交　掌察四方　掌貨賄　朝大夫　都則

臣等謹案周官義疏四十八卷乾隆十三年

欽定周官於漢時最為晚出又經劉歆王安石輩用之而悮致漢儒若何休宋儒若蘇轍胡宏皆有異議然三代以上大經大法非是書莫由考見康成之注公彦之疏迭有闡發宋時說者益衆而王昭禹之詳解王與之之訂義尤為詳博明儒若王應電之集傳王志長之刪翼亦足羽翼前儒我

皇上特命儒臣蒐討自漢以來諸家之說詳加甄

錄而

案語推闡精微凡漢儒所假託者悉為抉摘使

不為全經之纛盖程朱所疑而未決者至

今日乃昭然揭日月云乾隆四十年九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周官義疏卷首

聖制

大宰統百官其專司也而以九職任萬民則司徒之事而仍為大宰所統也大宰之均四海於凡九職之事九職之民莫不使之安其閭里足其衣食無游手以失職者無飢寒以失業者無背禮而棄義者無奇巧以惑衆者夫如是則敷天之下罔不率俾五穀以時庶物遂生所謂因民之

利而利之而民之蒙利已無窮矣或謂周禮為理財之書雖大宰亦掌其事不知先王言利利在民後世言利利在官安可以後世附會之説詬先王之良法美政哉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先儒以為重民穀之事與玉鎮大寶同而余則以為有過之無不及也何則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民食足而後教化興教化興而後國治安國治安而後祖宗之器得以常守而弗墜

是民穀之數重於守罷也且欲周知民情莫若周知民數欲周知民數又莫若周知穀數盖能周知穀數則歲之豐歉可稽民之生齒可考由是均其土壤定其邑里秩其多寡平其政令舉天下之大而燭照數計兼幷者無所容其巧也先王於其登獻之時必拜受而藏於天府不以是哉

周禮寓兵於農時無養兵之費然以戰陣之事教㽔鑿之民日教之則勞月教之則疎而當時不見其害者以

處之得其當也大司馬掌四時之田仲冬大閱前期羣吏戒衆脩戰法則春蒐夏苗秋獮視此矣數月之中而以數日脩戰法則民不勞前期試之則民有餘暇必朝夕自試於坐作進退刺擊之法可知

周禮遂人治野以下劑致甿盖甿或自六鄉徙而出或自侯國徙而来無田之可耕而輕去其鄉必皆逐利以居者也是必有以還定安集之使有恒産而後有恒心且六遂在鄉之外其去王都也遠其為土地也博故其

致甿雖受田有上中下之殊而及其會之惟以下劑為率而可任也者家僅二人則所以優之者至厚此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甿也然田有上中下之差而任之一準以下劑人又孰肯受其田之下者是徒以利起民之爭而政亦不平故其後又繼之以辨野之土田均百畮而萊則有五十畮百畮二百畮以上中下為差焉夫遂人安甿以田里擾甿以樂昏教甿以稼穡利甿以興鋤勸甿以時器任甿以疆予而終之以土均平政致之

之後所以安定教導之者又如此其備於是無恒心之
甿恙化而為有恒心之民也豈僅一招致之術哉
小行人之職命之以五物巡行諸國而辨異之以反命
於王俾周知天下之故至五物之終有曰以康樂和親
安平為一書非誇政治之美而張大其辭也盖以民莫
不欲康樂其室家和親其宗族安平其鄉里而好為背
禮棄義以干犯法紀者凶荒之苦政治之乖有以驅之
而遂以法繩之此小民無知而干憲典者所當哀矜而

拯救之也周公以為利害之興除已當政教之養恬靡遺人事無悖逆之失天道無凶荒之厲然後可收康樂和親安平之效而大同之風以成其尚有未周則必精察其故或競絿張弛之有悖以致天譴而釀民患兢兢靡寧乾乾惕若俯仰跼蹐而不敢少康蓋導王敬天勤民之本均在於此矣

周禮籥章凡國祈年於田祖則歙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按豳雅之什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所謂輔相天

地之宜也茀厥豐草種之黄茂即其事也必人事盡於下然後有以輔成帝命率育之心而黍稷實穎實栗故能為酒醴以祭先祖而洽百禮其詩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樂嘉報之無已也而籥章歛此以樂田畯即所以樂田祖也田畯者古之勞農勸相司嗇教稼嘗有功於農事為田祖所佑者也祈年於田祖而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盖云田畯是享庶乎有以佐神農氏之治而興我稼穡云耳且歛豳以祭舉國之民皆與焉於是乎

得聞先王重本勤民康功田功之事先民勤勞稼穡以祗率懿訓之休而東作西成競相勸勉惟土物愛罔敢怠弛盡人事之勤獲天時之報此又周公制禮之本意所以為萬世勸農之法也歟

周禮禁原蠶論者謂蠶馬同以天駟房星為祖物莫能兩大再蠶則蠶盛而馬耗禁之所以蕃馬也蠶既與馬同氣恐蠶盛傷馬獨不恐馬盛傷蠶乎意者校人祭天駟而馬質掌馬政使並掌蠶禁所以禁原蠶者恐其氣

竭則来年之蠶不能蕃滋所以節盈虛消長以為阜物育材之本耳究而言之蠶之為用在民而上供絲枲則仍入乎官馬之為用在官而成羣阡陌則仍利乎民聖人之政亦惟斟酌損益與時偕行期於政脩物阜而已又何容心於蠶馬之分哉

周禮夏官司勲掌有功者於其生也銘書于王之太常君牙所謂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是也於其沒也祭於大烝盤庚所謂兹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也

然考司勲之職國功民功皆在所苐而官獨列於司馬者尤見先王敬軍事慎戰功之意易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師之終賞之慎也以為非是不足以為勸也周禮小司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之官其所職掌不具載此如冬官之文缺耳或以為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是在臨時應變非可勒為成書依而行之者故祕而不宣非也周官所載政事之顯然者耳臨陣之幾非書所能載亦非體所宜載雖諸職具存亦不

宜有此也若有此則宜見於主軍之大司馬不宜散列羣職以是知其為鈌也聖人之政豈有隱哉

周禮膳夫酒正王及后世子不會之文後世有必不可行之勢而行之且必有害者盖太宰以九式佐王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所以量入為出定為法式使無竒服異味酣飲之失則不會而猶會也苐不令膳夫酒正以羣有司而凖法以沮王及后世子耳唐太宗興國之君過信經義詔令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為限制馴致承

乾驕奢過度不終其德後雖悔之不可及也是猶公羊復讐之說誤用於漢武之世而征伐之禍興王安石據國服取於民之說神宗信之而青苗之弊劇皆不善法古之前鑒也

周禮大司樂奏黄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大蔟歌應鍾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林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中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禮從其宜周禮固不可强同於今但六樂相配亦

非無其義因思黃鍾子也大呂丑也子與丑合故奏黃鍾則歌大呂大蔟寅也應鍾亥也寅與亥合故奏大蔟則歌應鍾推而至於無射夾鍾莫不皆然盖月之斗建與日之躔度相配合之位也賈公彦疏云奏據出聲而言歌據合曲而言其實歌奏通也此語則似有訛夫清濁同均者尚不可合用豈有清濁不同均而可合用之理盖既云奏則但奏其樂而不歌既云歌則始作樂以合人聲耳奏與歌自必各為一事惟奏以黃鍾為宫者

歌時則以大呂為宮之樂配之奏以大簇為宮者歌時則以應鍾為宮之樂配之如此則無所謂礙難施行者矣

綱領上

尚書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朱子曰周官徧布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禄宿衛征伐師旅田役只是一項事　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　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大平之基本　周禮一書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焉

張氏栻曰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政刑雖起於上世莫備於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緯本諸三代而達之者也周公之心孟子發明之至矣以上經傳大儒之語義貫全經者

李氏覯曰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臨孝存謂末世之書作十難七論以排之何休以為六國陰謀竊覾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非古聰明睿知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

朱子曰周禮胡氏父子以為是王莽令劉歆撰此恐不然周禮是周公遺典也　周禮是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　周禮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　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周禮畢竟出於一手　惟周禮是周道盛時聖賢制作之書若國語等類皆衰周末流文字其間有雜入一時僭竊之禮

孫氏之宏曰周禮晚出孔孟既無明言不幸劉歆用之

而大壞王安石用之而益壞儒生學士遂以為無用
於後世然究觀其書以道制欲以義防利以德勝威
以禮措刑藹然唐虞三代之意非春秋戰國以後所
能髣髴也學者欲知先王經制之備舍此書將焉取
之以上論周官為周公所作
程子曰周禮不全是周公之書法亦有漢儒撰入者
張子曰周禮是的當之書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然不
可以此病周禮

金氏瑤曰此書周公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其有關於治道甚大漢人亂以偽句遂使程朱二大儒不欲注而國家因以不列於學官偽亂之賊經甚矣以上論周官亦有後人竄入者

漢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師古曰即今之周官禮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周官傳四篇孔氏穎達曰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馬融為周官注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後漢以来始就經為注軍禮司馬法百五十篇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

人竇公獻其書乃得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

河間獻王傳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所得書皆古先秦舊書周官尚書之屬

後漢書儒林董鈞傳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康成康成作周官注　鄭興傳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建武六年徵為太中大夫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莫不斟酌焉　賈逵傳逵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

周官章帝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詔令作周官解詁　盧植傳靈帝熹平四年植疏曰中興以来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勵後来　鄭康成傳康成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所著有答臨孝存周禮難

荀氏悦曰劉歆以周官十六篇為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為經置博士

隋書經籍志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官葢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合成六篇奏之案隋書以考工記獻王所補賈公彥謂劉歆足成之二說不同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劉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康成康成作周官注今周官六篇鄭注立於國學

晉書干寶傳寶字令升新蔡人少勤學博覽書記為著作郎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行於世

晉書韋逞母宋氏幼喪母其父授以周官音義曰此周公所制經記典誥百官品物皆備於此吾無男汝可受之勿令絶世石季龍時宋氏與夫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徙冀州晝樵采夜則教逞逞遂學成仕苻堅為太常博士盧壼請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受業周官學復行於世

北魏劉芳傳芳音義明辨撰鄭康成所注周官音干寶所注周官音各一卷周官義證五卷

齊書太祖建元元年襄陽盜發古冢相傳是楚王冢獲玉屐玉屏風及竹簡書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者撫軍王僧虔見之云是科斗考工記也

賈氏公彦曰周官漢孝武之時始出祕而不傳馬融傳云秦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絶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石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

焉至成帝時劉向子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録略冬官一篇既亾以考工記足之衆儒共排以為非是惟歆獨識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具在於斯遭天下兵革並起弟子死喪惟里人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於南山能通其讀頗識其說鄭衆賈逵往受業焉衆逵洪雅博聞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為解逵解行於世衆解不行然衆所解說近得其實按藝文志云成帝時使謁者陳農求遺書

於天下詔光禄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詩賦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録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奏其七略歆之録在哀帝時馬融乃云成帝命劉向子歆攷理祕書始得列序著於録畧者葢成帝之時劉向父子並被帝命故融所傳誤也鄭康成序云世祖以来大中大夫鄭少贛名興及子大司農仲師名衆故議郎衛次仲侍中賈景伯南郡太守馬季長皆作周禮訓詁二三君子

可謂雅達廣攬者也又謂二鄭同宗大儒徧識周官之義存古字發疑正讀亦信多善徒寡且約用不顯傳於世今讚而辨之庶成此家世所訓也　鄭注周禮時有數本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攷校後為今文古今不同

鄭氏樵曰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唐曰周禮推本而言則稱周官者是以上論周官興廢傳授源流今文古文并古今書名不同

綱領下

王氏通曰吾視千載而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者有所持循矣周禮其敵於天命乎

唐太宗問三代損益何者為當徵對曰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周公所裁遺規餘義可舉而行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臣請以周典惟所施行太宗大悅翼日又召徵入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

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張子曰學得周禮他日有為却做得些實事以某且求必復田制只得一邑用法若許試其所學則周禮中之田制皆可舉行使民相趨如骨肉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謀人如己謀衆如家則民自信

程子曰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物理也至唐猶存其略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後世官秩紊亂職業廢弛

太平之功所以未至也

范氏祖禹曰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盡備於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分苟舍周禮未見其可

王氏安石曰道之在政事貴賤有位後先有序多寡有數遲速有時制而用之存乎德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於周官之書

呂氏大臨曰周禮直欲無一物不得其所其書無一言而非仁

朱子曰古人立法無所不有天下有是事他便立此一官但只是要不失正耳且如女巫之職掌宮中巫祝之事凡宮中所祝皆在此人如此則便無後世巫蠱之事矣　五峯以周禮為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冡宰却管甚宮閫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以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

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

陳氏汲曰周禮雖以設官三百六十為額然職事員數不止於此以天官考之凡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餘人地官除鄉遂山虞林衡司關司門其數不可考者尚四百餘人春夏秋三官皆五百餘人則六官凡三千人其間必有兼攝者以三公六卿論之如二卿則公一人六卿各掌其職宜若不可兼而成王顧命同

名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則是六卿中名公畢公毛公亦上兼三公矣

呂氏祖謙曰周禮一書不見三公之職自冢宰以下各領其職所謂作而行之三公朝夕納誨格人主之非心論道經邦便是燮理陰陽處大抵人主一心萬化之原使人主識得本原則上而日月星辰無不順下而山川草木莫不寧便是三公之職至三孤則弘大三公之化變理寅亮特有淺深顯微之别耳

陳氏傅良曰周官之綱領三養君德正朝綱均國勢

又曰序官之義有二一則以義類相從如宮正宮伯同主宮中事膳夫庖人外饔同主造食是也一則次敘一官之屬不以尊卑為先後而以緩急為次第故宮正等士官在前内宰等大夫官在後

真氏德秀曰有周公之心然後能行周禮無周公之心而行之則悖矣有周公之學然後能言周禮無周公之學而言之則戾矣公之心禹湯文武之心而其學

則禹湯文武之學也以此之心布而為政以此之學著而為書故能為成周致太平而為萬世開太平也蓋自古禍亂之原略有數端君心縱於逸樂而羣下不敢言也賢才壅於疏遠而在位非其人也元元愁痛而上不聞蔽於耳目之近而遠勿察也宫闈近侍凡能導人主以侈欲者壹以冢宰統之三公論道師保詔諫而君可立於無過之地矣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則下無遺賢官無曠事矣居

民有法養民有政斂民有制刑民有典舉天下疲癃惸獨無不樂其生者自王畿之近至於六服之遠地之相去或千萬里而情之相通如一家凡此皆禹湯文武之政公之所思而得者畢萃於書非有公之心者其能行非有公之學者其能言乎

李氏叔寶曰古人自抱關擊柝而上皆以下士為之無非鄉舉里選德行道藝之人此成周建官之良法美意

馬氏端臨曰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愚常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無足怪者有如閽閽卜祝各設命官衣膳泉貨俱有司屬自漢以来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甚異於周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惟以簡易闊略為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安石之青苗均輸是

也後之儒者見其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為歆莽之偽書而不可行愚以為未然盖周禮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中材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安石之執愎不可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盖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禄食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主

之於其藏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而視其土壤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為之斟酌區畫俾之均平如上地家七人之類貨財則盈而斂之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從而補其不給或賖或斂而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則自鄉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孟月皆徵召其民攷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師有帥卒有

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茇舍治兵大閱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盖勤勤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繁而不見其為法之弊者盖以私土子人痛癢常相關脈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容不視為一體故姦弊無由生而良法可世守矣自封建變而郡縣為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則委之百官有司

郡守縣令為守令者率三歲而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異境日積月累方能諳其土俗而施以政令期月之後善政方可紀纔再期而遞代之期已及矣其有疲愞貪鄙之人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一切文書不過授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可乎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茍使之無自失其養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

也苟使之無自失其教斯可矣葢封域既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静猶或庶幾稍涉繁苛則不勝其瀆亂矣昔子產聽鄭國之政其所施為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此俱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輿人謗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後誦之曰子產而死誰其嗣之鄭國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以子產之賢智而當一

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知情偽究得失決不至如後世庸臣俗吏之以苟且從事也周制之在當時亦未盡隳也然稍欲更張則未能遽當於人心必俟摩以日月然後謗讟者轉而為謳歌耳況賢不及子産所涖不止一郡生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遺書僅存乃不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如王安石者乎蓋累世之私土子人者與民情常親親則利病可以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

宣化者與民情常疏踈則情偽不能洞究故法雖簡而猶懼其病民也是知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適變者而後可以語通經學古之說也

朱氏升曰周公六典本以紀官而非以志禮其間所載之禮乃職掌之所及者爾

薛氏瑄曰周禮後世用其制者猶不可易可見為聖人之書

王氏應電曰周官有必不可復者如后妃夫人與尸賓獻酢天子與羣侯迎送揖讓之類至宮府為一體后世子動有式法寓兵於農賓賢能於鄉制馭宦寺選用府史胥徒鎮撫諸侯四夷後世舍此無以為法以上

論周官大體及行周官得失

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程子曰有之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

張子曰周禮惟太宰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胸包羅記得

此復忘彼當如捕龍蛇捉虎豹用心力看方可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能包羅統貫規模至大若不得其心欲事事上窮究湊合使如是之大必不能也朱子曰為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的學問周禮自是後一截事　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曰且循注疏看去第一要見得聖人公平底意思陳君舉說天官之職膳羞衣服皆屬之此是治人主之身此說自是到得中間有官屬相錯綜處皆謂聖人相防察

之意這便不是天官是正人主之身無統百官地官
主教民之事大綱已具矣春夏秋冬之官各有所掌
如太史等官屬之宗伯蓋祝史之事用之祭祀職方
氏等屬之司馬蓋司馬掌封疆之政最是大行人等
官屬之司寇難曉蓋儀禮覲禮諸侯行禮既畢出乃
右肉袒於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此所
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所以屬之司寇如此等處皆
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私意大綱要得如此看其間

節目有不可曉處如官職之多與子由所疑三處之類

欒藏氏轍論周之西都關中東都洛陽皆東西長南北短匈稍縣都如畫棋局無所容之不可信者一書稱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子產孟子說皆同孔子亦曰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若諸公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其勢必有所併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不可信者二一夫受田百畮稅之什一公邑鄉遂無異楚蔿掩町原防井衍沃盖平川廣澤可井者井之原阜隄防之間狹不可井者町之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異井田溝洫盖亦然耳非公邑必為井田而鄉遂必為溝洫不可信者三只得且闕之或謂周公作此書有未及盡行之者恐亦有此理只如今時法令其間頗

有不曾行者　或問周都豐鎬則王畿之内當有西北之戎如此則稍甸縣都如何其可為也曰周禮一書聖人作為一代之法爾到不可用法處須别有權變之道　周禮中多有説事之綱目者如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司馬之職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其陳法亦不可見矣　鄭康成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律令亦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東漢諸儒煞好盧植也好　康成也可謂大儒　五經中周禮

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　擺落傳注須是二程先生
方始開得口若後學未到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易
呵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可以不戒　陳徐周禮制度
講三公宰相處甚詳然皆是自秦漢以下說起盖他
不知秦漢諸儒未見孔壁尚書有周官一篇說太師
太傅太保為三公爾　鄭康成等皆謂劉向所稱經
禮即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即今儀禮冠昏吉凶其
中事儀三千傅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

昏吉凶蓋以儀禮為經禮也近世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目也諸儒之說瓚與葉氏為長蓋周禮乃制兵立法設官分職之書於天下事無不該攝禮典固在其中而非專為禮設也故班志列其經傳之目但曰周官而不曰周禮又況其中或以一官兼掌衆禮或以數官通行一事自不應指其官目以當禮篇之目

陳氏傅良曰會稽進士夏休著井田譜紹興時表上

之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協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為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尚多三代經理遺跡顧以解說者繆嘗試者復大繆遂以為終不可用茍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林勛所著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可通者則周制可得而考三代之治亦庶幾可復矣

王氏炎曰康成之訓釋可謂有功於周禮然六官制度以康成而傳亦以康成而晦一則以緯書汩之一則以臆說參之是以學者不得不疑

魏氏了翁曰康成以漢制解經以賦為口率出泉三代安有口賦王介甫用之以誤熙寧皆鄭注啓之

真氏德秀曰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為無功而聖人微㫖終莫之覩程子張子論説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藴盖程張之學周公之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在上者果能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小補哉

晁氏公武曰唐賈公彦撰周禮疏史稱其茷揮鄭學最

為詳明　王安石撰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所釋經義多以其所創新法傅著之務塞異議者之口耳楊時中立攻安石之書撰周禮辨疑一卷

王氏應電曰非周禮者自臨孝存何休以來不下數十家指摘瑕舋無如胡仁仲之詳著撰數十萬言窮極辨論無如季德明之苦移易周禮者亦不下數十家叅互演繹集成後出莫如舒國裳之備以愚觀之說皆淺陋雖欲自絕於經何損哉以上論讀周官法并諸家注解得失

擬周官總辨八條

周官晚出東漢以後儒者多排擊謂劉歆附益以佐莽至宋胡氏安國父子則直以為歆所偽為自程朱二子斷為非聖人不能作其論始定而其間決不可信者實有數事焉十一者三代之中正也周官九職貢物之外别無所取於民而載師職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征之出於市者惟廛布罰布耳其總布則民間賒買之所入也而廛

人職紩布質布別增其二司市職曰以泉府同貨而斂賖則周官之法惟有斂有賖明矣所斂不售之貨惟民有祭祀喪紀然後得賖冠昏賔燕雖賖不聽也而泉府職則曰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為之息夏秋二官敺疫禬蟲攻貍蠱去妖鳥敺水蟲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肅禮事也而以戈擊壙以矢射神以牡橰象齒殺神則荒誕而不經至於媒氏仲春之月大會男女奔者不禁則雖亂國汚吏不能布此為憲令也軍刑

之誓大史曰殺小史曰墨三軍之勝敗豈係於交兵之時曰溪刑以逞亦不至若是其不情也竊考漢史見歆與其黨頌莽之功曰發得周禮以明因監而公孫禄數歆之罪則曰顛倒五經使學士疑惑乃以是數者按之莽之亂政則一一相符皆若為之前兆必歆承莽意而增竄之非其舊也因覆按諸職之文削其為與莽事相類者則皆理備而義完其辭氣亦前後相承無間五官之文明白純粹其事皆聖人運用

天理盡精微道中庸俟諸百世而不惑者矣其說具詳本職俾尋覽者便焉

司空之篇亾自漢以後無異議晚宋元明諸儒乃分割五官以為事典自朱子已辯陳氏傅良之誤謂行人宜屬秋官職方宜屬夏官而俞廷椿吴澄乃益鼓其無稽之臆說獨不思是經所謂辨方正位體國經野正司空之職事也五官之中惟司徒司馬與司空聯事而各有專司不可以相代凡大役鄉師帥民徒而

至而興事任力則有司空之辟焉鄉師不得而與也
古者大役即用卒伍以軍法部勒故大司馬與慮事
而屬其植受其要然曰與慮事則主其事者惟司空
明矣而令所謂司空之辟與事安在哉川澮溝洫之
數遂人量人司險雖與議焉而司空之法所以因山
導川築防規堰要綰道路以設關梁時式險易以傳
衆力者諸官無有也王畿侯國之封疆都鄙之室數
司徒司馬及其屬雖與議焉而司空之法所以别郊

闗之逺近定四民之遊居相城邑之面勢立興作之程期者諸官無有也至於郊廟壇壝宫廷朝市官府次舍倉府廐庫司空之功作既成而後百官有事焉禮樂賔祭之器軍旅農桑之具車旗服物之等司空之程式既定而後諸職禀承焉諸儒乃妄割五官以為事典徒使五官之職事廢缺不完而於事典之實用槩乎其未有當也且散見於經者若鄉師所涖之匠師儀禮大射之工人士梓人覲禮之嗇夫五官無

列也則別有司空之職而今亾也決矣昔朱子於謂詩序宜遵者終不答盖惡之深屛之力也故於諸說之謬悠概置而不論云

注釋三禮康成鄭氏之功甚鉅而其過亦不細盖王安石所以襲迹於新莽而禍宋者多依於鄭氏之說也康成注九賦以為口率出泉注門關市政以舉為官沒其貨注國服為之息曰貸以泉息以泉而安石剥民之政皆託是而為之自康成之注王曰一舉也辭

不別白疏者以為曰舉太宰共百二十甕之醢醯安石因之有備物之說自康成以王后世子不會為優尊者安石倡之而蔡京童貫王黼恣焉以速北宋之亾經義之不明其禍遂至於斯極可不懼哉夫口率出泉漢法也周官無是也閭師掌國中四郊之賦而其職曰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圃牧工商虞衡嬪婦各貢其所有之物則農自九穀以外餘七職自所貢之物外別無所謂賦明矣没民之貨而入於官漢之亂

政也周官無是也春秋傳曰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管子曰以時稽師馬牛之肥瘠其老而死者皆舉之則舉乃登諸册籍之謂爾況質人所稽者書籍所考者度量淳制而曰犯禁者舉而罰之則舉為登諸册籍而不可謂沒其貨決矣貸民以財使治産業而計其羸餘以收息者莽之亂政也周官本有賒而無貸康成不能辨而謂貸泉出息一以園廛郊野受田之地為差是為國服以誣聖法傳莽事而啓安

石之愚迷不亦悖乎至於王日一舉舉少牢耳醞醢六十甕朔月月半共之以為旬有五日之用者耳大司樂職曰王大食三侑則日一舉之為恒食明矣若恒食日舉太牢則朔月月半之大食何以加焉王后之膳服不會飲酒不會膳禽不會以具於大宰羞服之式者品數有常無所用其會耳非縱其欲而不為之限度也至於世子服不敢備則服會飲無常期則飲會膳無加獻則禽會以其有無多少疏數惟王所

命而無常式故也其與王后同者惟朝夕恒膳品味有常故無所用其會耳然如此類者在鄭氏賈氏則訓釋之踈而在安石則心術隱微之病也安石雖於道未有聞焉而於文則晰矣其言祁寒暑雨民猶怨咨也舍先王思圖民艱之義而謂民怨不足恤以惑主聽而閉民言則其假周官與注疏之說乃明知其非而借之以售其術耳是亦不可以無辨也

周官詳於關市山澤之政世儒以為疑葢習見莽歆安

石浚民禍世之酷而不知周公運用天理所以開富教之源以正人心而厚禮俗盖以是為根柢也自市政廢而貨之無當於民用者十三四其作之也以時力是奪民功也其成之也以百材是暴天物也其用之也滋淫侈是敗民徳也自山澤不掌於官然後愚民非時妄取不俟其成而竭用之然後盜竊公行有司置而不問由是山彌望而皆童陂塘少遠於宅舍即任其淤墊耗者多而物生之源益隘能無匱乎况

乎商賈龍斷致之貨豪民擅山澤之利力過吏勢享
竝侯王有司因此以鬻法胥吏因此以作姦工非淫
巧而不贏農遇豐穰而常餒人心日競於奇邪禮俗
日趨於衰惡皆職此之由也周官之立市政也聯門
關以譏不物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
微即是四者而所以消游惰備天災厚民俗者備矣
而且治質劑辨名實屬遊飲食者有禁貴而過市者
有罰而以息詐偽防黠㛪嚴禮範者周矣凡此者皆

所以養民教民而上則一無所利之也於門征商之貨則不征其廛於關市征賈之廛則不征其貨而門關之財則以養死政者之老與其孤市之征布則以斂不售貨而買者各從其柢則皆以利商賈利萬民而上何所利哉周官之掌山林川澤也官為厲禁時舍而巡之犯禁者有誅竊木者有刑罰所以禁耗敗也斬材之期日官令之財物官頒之所以息爭端也然守之者官而用之者民雖骨物羽翮草貢葛材之

徼猶以當山農澤農之賦而萬民之斬材與受澤物之須者毫末無取焉聖人之心豈不昭昭然若揭日月哉至於門關市肆所以不能無征者盖以九賦任萬民有職則有貢無緣偏厚於商賈且懼所得過贏而民爭逐末耳如少有利之之心則山澤之利豈特十百於關市之征哉聖人忠於利民而盡萬物之理者後儒宜詳考經文深思其義而毋輕騁臆說也

周官刑典有束矢鈞金之入有盟詛地牲之共世儒多

以為疑不知理與法時有所窮匪是則所以怵姦欺靖鬪辯者猶未備也所疑於鈞金束矢者不過曰若是則貧民無所赴訴耳夫周官之法自鄉遂公邑都家以及門關市肆凡訟獄皆其地有司聽之又設肺石以達惸獨老幼尚慮其無所赴訴乎其造於大司寇而求伸者必事久變生如書所稱單辭記所謂有旨無簡者耳故曰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民獄則所禁乃兩造兩劑之不具者明矣入矢以明直入金

以示信非徒使之重失負也古者議事以制而刑故無小故辯法而不信則刑之辟蔵而不信則刑之重與之要而非直非信則罪必有加焉所以使之内自怵而中止義不克而私服也若兩造兩劑之具備則有地治者聽決而立解散之矣若有地治者聽決不足以服其心則當赴愬於職聽之士其遲以旬月正為此也使職聽者而有枉橈則司寇親聽於外朝羣士司刑皆在獄訟者皆得自言其情何為復設入束

矢鈞金然後聽之之法哉至於按之而不得其跡聽之而不得其情不得已而使之詛盟又所以盡五聽之變也臨之以鬼神則其視聽辭色必將有變焉致其地域之衆庶使共其牲衆為之勤而各有出焉則或有知其事而相証者即此事無徵而播其變詐於地域之人他日將不相保受亦姦人所不利也葢惟聖人智周萬物故能極情偽之變而以濟理法之窮是以易象金矢詩言三物虞夏之前已有詛盟而乃

以是妄議周公之法哉

魏氏了翁在宋儒為明於周官之學嘗論兵賦謂司馬法乃齊穰苴之書而康成以證周官果若所云則井田為厲民之政夫穰苴所述果成周丘乘之政與否今無可考而以甸出長轂一乘為厲民是未講於成周之兵賦也蓋魏氏生南宋之衰習見夫民生之苦病百物之凋殘以為既用其身以備戰守復責其財以共車甲馬牛兵器民何以堪不知以秦漢之後較

之三代以前材物貲產之在官在民國事家財之所存所費皆異勢而殊形非通計而實知其分數則贏絀之情不可得而見也葢自井田既廢環海之中十九皆隷農耳耕者無田而有田者不耕耕者倍貸以具牛種育妻孥而不耕者坐收其歲入之半故耕者窮不耕者以其半而出租賦給踐更百役有司多求以困之故自貴人富商而外不耕者亦窮若夫成周之世則助耕公田之外百畆所入絲粟皆民有也公

旬三日之外暇日皆民所自營也四丘之衆約數百家賦兵之始家出歲入之十一而車甲馬牛兵器旗物應時而立具矣自是以往歲時繕完視始作之費多不過三之一况古者公家無禁利材木取諸山澤絲枲成於婦功所費民財不過金鐵皮革膠漆及工事之齎耳豈若後世百物財用非出泉布以求之於市肆而必不可致哉至於馬牛之畜以供任載以糞田疇又農事所必需而時出之以為師田之用者也

魏氏之學尚為求濟於實用者而為説之鹵莽若此以是知聖人運用天理以濟民物之道不獨非其人不能行亦非其人不能知也

歐陽氏修謂周公設官太多王畿之内計十四萬有奇攻周官者多據此以為不可易夫五官之屬其數具在本自無多修所計者乃鄉遂小吏閭胥鄰長之類耳不知成周之治所以能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至於刑措者皆恃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以為之

樞紐也葢治教禮政刑事皆起於二十五家之長黨正族師相監之吏即其鄉之人也歲時月吉所布之憲即其民之家事也以徵財賦則催科不擾以起徒役則呼名立通以相保受則姦宄難容以掌撻罰則禁令難犯以證獄訟則欺詐立明以詰盜賊則追胥相比其用意尤深遠者以修農功則民可移用以救天期地澤之惩而土無遺利以興賢能則與衆共之以考德行道藝之實而士無匿情以教禮俗則恩義

可以日深以治兵守則急難可以相死昔朱子讀地官司徒之篇而歎成周盛時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禄宿衛征伐師旅田役只為一事其所以能聯為一事者則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也若修所病於設官之多不過謂無禄以給之耳是未察於古之田禄與後世異而鄉遂羣士之爵與禄又與王朝之士異蓋古有不命之士有無田之士閭胥比長皆耦耕之民也以其材力少優故進其爵等以率其曹伍雖曰

中士下士不過如秦漢以還之民爵耳必至族師以上所轄稍衆其事較繁不能躬耕於隴畝然後倍授之田俾任餘夫傭閒民以代耕又其上則再倍焉惟州長遂大夫然後取於所在公田之入以禄之耳何休述井田之法曰凡邑中戸八十則有父老有里正皆倍受田雖所述或衰周之變法而循數推理則成周鄉遂公邑都家之吏禄大略視此矣夫王畿之内提封千里城郭涂巷三分去一而外授田六百六十

萬井雖閭胥之屬盡益以田不足為廣隘而況斷自族師以上我自比閭族黨州鄉之制廢官與民不相習而法不足以勝姦百事之無統紀皆由於此修不能究其本原而轉以周公之法為疑多見其昧於治體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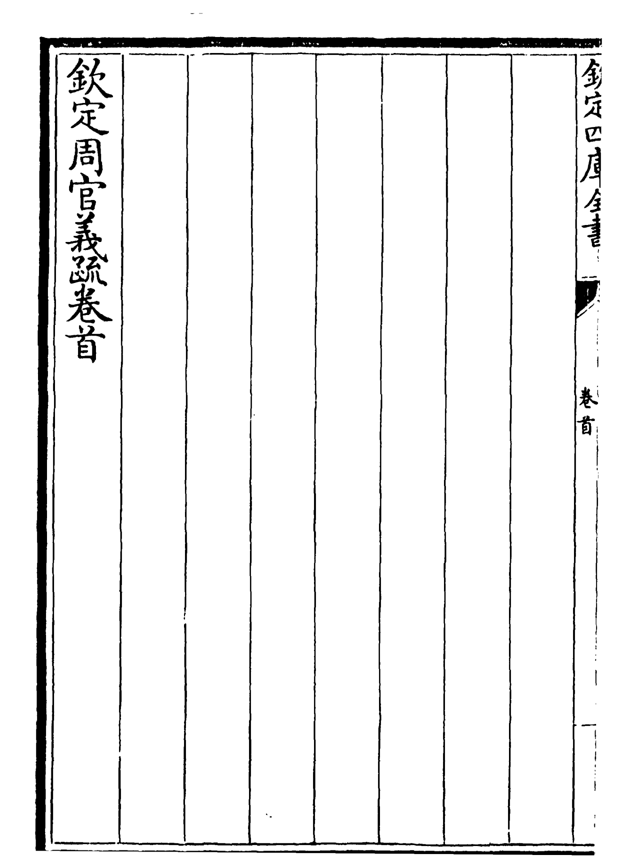
馬氏端臨有言賒貸者周官有賒而無貸辨見泉府職宜易為斂賒三代之時非特周公之聖可行雖中材能行之三代以下非特王莽之矯詐安石之執愎不可行雖賢哲亦不能

行以封建變而為郡縣吏治民情與古懸隔故耳豈惟賒貸井凡事之委曲繁密者皆然一歲之中州長讀法者三黨正五族師十有二閭胥則凡聚衆庶皆讀焉夫家之衆寡貴賤老幼癈疾以及車輦六畜兵器旗物小司徒稽之鄉師稽之鄉大夫登之閭師掌之族師挍之閭胥數之耕耨有趨女功有稽千里之內一事之失宜一民之不率舉可知也由斯道也則上下清明衣食可殖禮俗可興然惟古之時治不出

於州黨族閭掌地治者即其鄉之民而無府史胥徒則可耳後世行此則呼集奔趨家至戶籍胥役倚法以相蹙迫而民不得安其居宿其業矣遠行必有節傳近徙必有節授無節傳則不達無節授則圜土納之由斯道也則盜賊無所隱逋逃無所之然惟古之時民皆土著遠行者惟國使及商旅近徙者不出其鄉斯可耳後世行此則門關壅閼廬宿莫容行旅怨咨官徒馳驟而日不暇給矣山澤之農即徵其齒角

胥物羽翮絺綌葛材草貢以當邦賦之政令由斯道也則可以寛民力可以阜民財然惟王畿千里四面輻輳計日可達且所徵皆輕細之物斯可耳漢武易之以平準均輸百物皆徵轉運萬里計民所費不啻賦加十五黎民重困其明驗也夫周官之法委曲繁密皆聖人忠於利民之心因時體物而無徼不達者也管夷吾治齊一變為簡節疎目而有識者以為得周官之遺意世儒不通時變乃務舉瑣細之法以議

周官皆所謂道聽而塗説耳



欽定周官義疏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監丞臣侍朝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阮鍾瑗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卷一

天官冢宰第一之一冢知勇反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辨本亦作辯平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建立也周公作六典之職以授成王營邑於土中以治天下是為洛邑賈疏名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洛誥周公曰孺子來相宅亂為四方新辟是也案朱子詩傳周公相成王營洛邑為東都以朝諸

侯故曰以治天下　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辨别也謂别四方考工記匠人建國視日景考極星以正朝夕是也正位謂定宫廟之位書名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甲寅位成是也　王氏安石曰立宗廟於左立社稷於右立朝於前立市於後謂之正位官言所司之人職言所掌之事設官則官府之六屬分

職則官府之六職也　干氏寶曰體形體　賈氏公彦曰國謂城中也國外則曰野　黄氏度曰體國以經理田野　鄭氏衆曰設官分職謂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冦司空及其屬各有所職而百事舉　朱子曰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　鄭氏伯謙曰周公之序六典也每篇冠以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而終之以為民極凡此皆所以習民於尊卑等殺階級之

中消其亡等冒上之心而寓其化導整齊之意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志慮不易視聽純一何往而非為民極哉　葉氏時曰王畿立而根本定方位設而規制嚴國野分而疆理正官職舉而綱目張民於是取正焉

案王城面九里畿内面千里近郊遠郊甸稍縣畺之地各有所任人有所宜事取其便皆量國中之體勢以定野外之經制五等之國以次而殺則其野外都

邑郊關溝涂大小遠近必與相稱先鄭及王氏安石皆以正位之事為體國誤矣　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又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元后作民君師所以為之極也君奭篇乃悉命汝作汝民極公卿師保萬民亦所以為之極也全經之義盡括於此故六官之首並揭之俾守典者識焉辨方以正位體國以經野設官以分職皆所以安民生定民志而使遵王之道故曰以為民極也　朱子以至極之義標準之

名辨書傳以極為中之誤乃從周官看出葢以為民極不可訓以為民中也必兼至極與標準然後以為民極建其有極會其有極歸其有極逐字皆得實義而了然易明　周官一書為凡帝王之大經大灋故首以建國言之義不繫乎國都之何在也注雖指營洛為解要不可泥

乃立天官家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帥所
聿反治直吏反下治官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官象天所立之官天統理萬物天子立冢宰使掌邦治亦所以總御衆官使不失職不言司者不主一官之事也賈疏司徒司馬司寇司空皆云司以其各主一官不兼羣職春官亦不言司者鬼神非人所主故也掌主也佐猶助也邦治王所以治邦國也　鄭氏衆曰爾雅冢大也冢宰大宰也於百官之職無所不主　蔡氏沈曰冢長也禮有冢子冢婦之稱故謂大宰為冢宰　賈氏公彦曰宰者調和膳羞之名冢宰亦能調和衆官故號大宰王氏

安石曰宰以制割調和為事故供刀匕者亦謂之宰　言主治則兼六官五官教禮政刑事雖不同皆治濅也周官以邦國連言者據諸侯也單言邦單言國者多據王國也不言均王國而言均邦國者若言王國恐不兼諸侯言邦國則舉外可以包内也　干氏寶曰濟其清濁和其剛柔而納之中和曰宰

衆合教禮政刑事而成治治之使各得其分謂之均均者使上下尊卑貧富遠邇各得其平也詩人刺秉

鈞之不善一言以蔽之曰不平其心故相臣佐王平天下自平其政始而平其政自平其心始　冢宰統六官猶仁統四德其職無所不統而大綱有三一曰養君德則自後宮宿衛以及起居服食之節無不與聞所以保護王躬而納之於道以為出治之本也一曰詔廢置政治之要惟在於舉賢絀不肖羣吏則專之卿貳則以詔王而廢置之所以使野無遺賢官無僨事也一曰制國用綜其入出豐凶之數而權衡之

所以使民有常供財不濫費公私充實而有備內外謹飭而無邪也以是求之則冢宰所帥諸屬皆可得而推矣

辨正賈氏公彥曰注謂大曰邦小曰國據此文邦在上國在下故為此解案覲禮同姓大國異姓小邦則邦國大小通也

通論賈氏公彥曰總百官則稱冢以天官象天覆萬物也大宰職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是專國小治

而稱冢也司書職掌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詔王及
冢宰是貳王事總衆職而稱冢也宰夫職凡失財用
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是總衆官誅賞而
稱冢也司會職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
置是總四國之治而稱冢也　葉氏時曰六卿分配
天地四時而冢宰以天名官虞書司徒敷典地官之
職也而典則曰天叙秩宗典禮春官之職也而禮則
曰天秩五服五章司服典命之職也而曰天命有德

五刑五用司寇之職也而曰天討有罪一則曰亮天工二則曰代天工葢以無事非奉若天道耳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大宰之大音泰又如字有音又凡云十有幾者並同胥思餘反劉思敘反下皆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變冡言大者百官總焉則謂之冡列職於王則稱大冡大之上也山頂曰冡旅衆也下

士治衆事者自大宰至旅下士轉相副貳皆王臣也王之卿六命其大夫四命賈疏典命文士以三命而下為差賈疏典命不言鄭氏約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　案典命職公之卿三命掌客職士視諸侯之卿禮注言士以三命而下為差似據此府治藏史掌書者賈疏宰夫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凡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胥徒民給傜役者胥讀如諝謂其有才知為什長賈疏胥有才知徒給使役故一胥十徒也宰夫八職七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王氏安石曰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則卿上大夫也王制諸

侯之上大夫卿葢非特諸侯也　林氏之竒曰卿爵也家宰官也　賈氏公彦曰典命大夫同四命而此分為中下若侯伯同七命子男同五命而爵則有高下也府史胥徒並庶人在官者王制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禄足以代耕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　王氏詳説曰府一而史倍胥一而徒十此例之常也　陳氏傅良曰古之用人無他途自公卿大夫子弟皆養於學宮或備宿衛以考其徳行

而升進之自鄉遂都鄙侯國凡占名數而為民者亦考察於鄉里擇其秀異者節級而升之故受命為士其次者則任以府史之職葢其職任稍重非胥徒之比　鄭氏伯謙曰府史胥徒可賦田則授之田不可賦田則給之禄以百畆為差孟子曰禄足以代其耕也

通論呂氏祖謙曰案顧命大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衛侯為

司寇則三公兼六卿周制也　賈氏公彦曰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府在史上唯御史史百有二十人特多而在府上以掌賛書數多也天府府多於史以所藏物重也案掌次鬱人司尊彛司几筵司服磬師典庸器諸職皆府多於史不獨天府有府兼有史以當職事繁也有史而無府以當職事少得史即足故也角人羽人等直有府無史以當職文書少而有稅物須藏也食醫等府史胥徒俱無者以專官行事更無所須也一胥例十徒腊人之類有

徒無胥者得徒則足不假長帥也　王氏昭禹曰有藏則置府有書則置史有號令之事則置徒有徒則置胥有市賈之事則置賈

餘論范氏祖禹曰古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唐虞有百揆夏商可知也周之冢宰實總六卿詔王廢置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後世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為權在於己臣以為政在於君國之治亂民之休戚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茍

容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也　陳氏友仁曰官制云天地春秋四官自卿至旅下士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止百五十人葢吏役如是足也吏省則禄易給有禄則知自愛漢猶倣此意佐史有斗食之秩長安游徼吏有百石之秩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張敞為膠東相吏追捕有功者得一切比三輔尤異自是以後百石吏皆差自重賢人君子往往出其間自鄉差之法變為顧役天下之事付之游手之民又從而奪

其庸是教之為姦而又授以具也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每一司官長不過數人而胥吏不勝其衆則官之不勝吏姦宜矣天下何從而治哉　王氏志長曰周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官與吏無甚分也西漢去古未遠蕭曹以刀筆吏佐命為元勲故西都之公卿大夫多出胥吏而儒雅賢厚之人亦多發迹於吏博士弟子之明經者多補太守卒史東漢流品漸分然胡廣為郡散吏袁安世傳易學為縣功曹應奉讀

書五行並下而為郡決曹史王充徐穉皆為從事功曹而不以為屈無他始有禄以養其廉而後有功名之途以盡其用也然則周官之史胥不以卑冗限其終身可知矣後世不為之謀其生而但抑其格則犯科為姦不自愛重者十人而九此亦為之長者之過也

存疑王氏與之曰列國大夫稱卿僭也春秋一經無卿字凡傳稱卿者經皆稱大夫葢因周官小宰小司

徒等皆中大夫遂以卿為上大夫故引王制諸侯上大夫卿及晏嬰之言以證之不知王制乃漢人所述晏嬰謂侯國之大夫乃王朝之士惟卿為大夫耳案五官之貳皆中大夫則卿為上大夫明矣晏嬰所云别為一義不足以破王制

宫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長也宫正主宫中官之長陳氏友仁

王氏與之曰書顧命召伯為冢宰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虎賁逆子釗葢宰臣統宿衛此最有意　王氏應電曰以分職言宮正掌宮中官府宮伯掌宿衛士庶子以兼職言則宮正總王宮之戒令糾禁宮伯亦隷之

曰官制云宮正王宮宿衛官之長

通論賈氏公彦曰凡六官序官之灋有二一則以義類相從若宮正宮伯同主宮中事膳夫庖人內外饔同主造食事故連類序之二則不以官之尊卑為先

後皆以緩急為次序故宮正以士官在前內宰等大夫官在後也　諸官言伯者長也宗伯之類言師者取可師法也樂師之類稱人者以其事名官獸人𠪚人之類稱氏者有二義族有世業則以氏名官若攻工記桃氏為劍築氏為削是也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若師氏保氏馮相氏保章氏是也司裘司市之類言司者專任其事也典婦功典絲枲之類言典者課作由己也諸稱職者若職內職歲不掌受藏主其業而

已凡云掌者有三義一者他官共物已暫掌之若幕人共帷幕幄帟掌次張之也二者掌徵斂之官若掌皮掌染草之類三者所掌非已所為則掌固掌疆之類脩其廢壞而已自外皆逐事立名以義詮之可曉也　干氏寳曰言司者總其領司會之屬言師者訓其徒旬師之屬言職者主其業職内之屬言衡者平其政虞衡之屬言掌者主其事掌舍之屬言氏者世其官師氏之屬言人者稱其材庖人之屬不氏不人

因事以立名也宮正膳夫內外饔之屬　葉氏時曰說者多言宮正掌兵衛宮伯掌郎衛愚竊以為不然宮正宮伯所掌皆郎衛也葢天子之衛有二而其別有四官府次舍在宮中有故而令宿者宮正掌之卿大夫士之嫡子庶子入衛王室者宮伯掌之眡朝則司士正其儀大事則諸子掌其政此入直環列之衛也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眡朝則在路門之左大僕掌之而小臣御僕屬焉此

僕從侍御之衞也凡此皆非兵也虎士八百人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居則守王宮舍則守王閑朝則在路門之右虎賁氏掌之而旅賁氏屬焉此奔趨擁護之衞也居虎門之左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師氏掌之帥四翟之隸使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宮司隸掌之此周防守禦之衞也二者則皆兵也

餘論陳氏祥道曰宮正掌王宮之官府宮伯掌王宮

之士庶子宫正稽其功緒糾其德行教之道藝而宫伯掌其政令誅賞使學問日進職業日脩則王宫之宿衛無非直諒多聞之士秦有郎中令掌宫殿門戸漢武帝更名光禄勲其屬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謂之三署郎類取經明行脩者充之至於公車特起賢良方正公府掾曹試博士者多在此選故劉向霍光張安世東方朔揚雄之徒皆出焉是以董仲舒欲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嵗貢

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覲大臣之能猶得周官遺意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伯長也　魏氏校曰宮正宮伯相為長貳先王燕居宮中宦寺婦人皆不得在側前後左右所與居者惟士耳

餘論陳氏傅良曰環衛有二項其一是公卿大夫之子弟分置八隅宮伯領之一是凡宮中官府之徒役

錯置於士庶子八次八舍之間宮正領之皆屬冢宰宮伯所掌在漢時爲郎衛屬郎中令宮正所掌在漢時爲兵衛屬衛尉然光祿勲掌典謁署郎而大尉部之則亦隸於三公但以文屬無所徵令於其間也至武侯相蜀深慮宮中府中不爲一體則當時宮府判矣

案宮正所掌非兵衛葉氏時已論之兩漢法亦屢更未可以漢制即爲周制至諸葛所云宮府一體者則

以陟黜臧否之異同而言非指官吏之統轄也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膳市演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膳夫食官之長也鄭司農云詩曰仲允膳夫　邱氏濬曰膳夫以下庖饔亨人等官皆以士為之而屬之冢宰以人君一身宗廟社稷之所關飲食不可輕也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庖蒲肴反賈音嫁徐音古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賈主市買知物賈

存疑鄭氏康成曰庖之言包也裹肉曰苞苴

案古民茹毛飲血包犧氏始炙肉為毛炰庖之義宜取於此若包則茅匭橘柚皆有是名注義似偏

内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饔於容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饔割亨煎和之稱内饔所主在内

賈氏公彦曰饔和也熟食須調和故曰饔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正義　鄭氏康成曰外饔所主在外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亨普庚反

正義　鄭氏康成曰主為内外饔煑肉者　魏氏校曰今之厨役古乃以士為之事外無道也後世士多清談鼎鑊之事以為賤役事道判矣讀周禮者以此類

求之庶知古人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之義

總論朱子曰陳君舉說天官之職如膳羞衣服之官皆屬之此是治人主之身此說是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甸徒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郊外曰甸師猶長也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　賈氏公彦曰天子藉田在甸故稱甸師此官主地事不在地官者以其共野薦給薪蒸故次

亨人　王氏安石曰徒三百人為其以薪蒸役内外饔之事非特耕耨王藉也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掌罟田獸以共膳羞故在此

𩰫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𩰫音魚本又作魚亦作𢿘同

正義馬氏融曰徒三百人者池塞苑囿取魚處多故

也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鼈卑列反

正義鄭氏鍔曰黿鼉之類莫不有甲名官特以鼈者

蓋黿以卜鼉以飾器不專於食有甲之美而食之者

衆無如鼈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腊音昔

正義鄭氏康成曰腊之言夕也賈疏乾曰腊朝曝夕乃乾故云腊之言夕

或作久久乃乾成也　王氏應電曰昔古作答上即

叠肉從日乾之今文旁加月腊人主凡乾肉以火乾

者亦名曰腊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醫乙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醫師衆醫之長　賈氏公彦曰醫有齊和飲食之類故設在飲食之間　黄氏度曰春秋傳晉侯有疾秦醫和謂趙孟曰國之大臣榮其寵禄任其大政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主不能禦是以云良臣將死也冡宰王

躬是保燥濕寒暑起居飲食皆當體察故醫師屬焉

王氏安石曰醫師聚毒藥以共醫事故有府以藏使醫分治疾瘍稽其事制其食且有政令故有史以書有徒以役諸醫受政令於醫師聽所使令則無用府史胥徒

餘論葉氏時曰人君起居飲食不知致謹皆足以生疾統於大臣則小臣有所忌而不敢導君之欲西漢以大醫大官隸少府而統於丞相御史猶有周官遺

意至東漢則悉用奄人主之起居飲食之重不揆於大臣而委之奄豎豈防微杜漸葆和毓德之道耶

食醫中士二人（食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食有和齊藥之類　王氏昭禹曰易之頤君子以節飲食蓋氣體不和多由於飲食於無事之時而順適之有道疾病何自至哉此食醫所以設也

疾醫中士八人

正義陳氏傅良曰疾醫專治內證　王氏應電曰食醫以王為主疾醫以萬民為言但大人治於未病而其法亦通乎下小人治於已病而其法亦通乎上
通論鄭氏伯謙曰執技以事上者惟醫術為難精故食醫之下有疾醫調飲食不兼治病也疾醫之下有瘍醫察內證不兼外證也瘍醫之下有獸醫治禽獸者不兼治人也
瘍醫下士八人瘍音羊

正義鄭氏康成曰瘍創癰也　賈氏公彦曰曲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

獸醫下士四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獸牛馬之類賈疏爾雅在野曰獸在家曰畜又云兩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既不别釋畜則獸可以兼牛馬　王氏應電曰家畜之獸惟牛馬為貴其疾當有以治之故有獸醫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酒正酒官之長賈疏與下酒人漿人爲長不言漿文畧也　賈氏公彦曰酒漿之職與膳食相將故在此

通論陳氏汲曰酒正不掌酒禁而地官司虣禁飲食於市者秋官萍氏掌幾酒謹酒萻酒正掌王朝之政令無暇及外事必付之刑官市官之屬然後職專而事便也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奄衣詹反又於檢反劉於驗反奚如字又胡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　賈氏公彦曰以與女酒及奚同職故用奄不稱士亦府史之類女酒則與奚為什長若胥徒奚三百人造酒須人多也女之有才智而曉酒者為女酒其給使者為奚

案酒漿籩醢醯鹽冪七職皆出入王宮故以奄奚為之以給世婦廟中之役故酒人用奄

辨正王氏應電曰女酒女漿之類皆擇民間婦女善

其事者以供職其次為奚如庶人在官者故內宰云
分其人民以居之也寺人職稱掌王之內人及女宮
之戒令內人指女御故係之於王女宮則凡女酒女
漿若奚之屬存焉故不係之於王也注以女奚為女
奴非也秋官司厲明言盜賊之女子入於舂槀則不
共他事明矣舂事煩勞而女舂抌二人奚五人以執
役者女奴也饎事精潔女奴不與故設奚至四十人
如以奚為女奴豈舂事之煩而五人能盡之饎事較

簡而反有四十人之多乎且以王及后之至尊祭祀賓客之至潔而飯食乃造於盜賊之女子無是理矣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漿子良反

通論王氏昭禹曰酒漿造釀異法故異職也　金氏瑶曰漿之制與酒畧同酒用糵漿不用糵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凌吏應反字從冰或力升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凌冰室也詩云二之日鑿冰冲冲

三之日納于凌陰　賈氏公彥曰其職云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故連類在此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籩竹器如豆者其實容四升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醢呼改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醢豆實也不謂之豆人者此主醢豆不盡於醢也賈疏豆有膷臐膮胾炙膾之屬其數甚多若言豆人恐並掌之此惟掌醢而已　豆以木為之受四升

案有籩人而無豆人者籩實果穀魚鹽餌餈皆易成故統於一官豆實醢物醢物雜而難成非一官所能共而豆實不盡於醢醢之物也鹽亦籩實而別列一職者共百事之鹽籩實其一耳　籩人女奚少以棗栗之屬皆乾物也醢人醢人女奚倍之以菹醢之屬皆濡物製作事緐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天子豆百有二十上公四十侯伯三十有二子男二十有四上大夫二十下大夫十有

六

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醯本又作醯呼西反

通論賈氏公彥曰齊菹必須醯物乃成則與醯人職

通故次其後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正義賈氏公彥曰鹽所以調和上食之物故連類在

此

案周官不言鹽賦以產鹽之區皆非畿内也鹽利至

重若任民為之爭奪必多矣太公治齊官山府海則設官治之而收其利可知或謂聽民自取而無賦恐非治理之平也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冪莫繹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巾覆物曰冪　賈氏公彥曰巾冪所以覆飲食之物故次飲食後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宮人主安息王身故在此　陳氏友仁曰官制云宮人居舍官之長　此下四官是王之寢處供帳安息王身之事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舍行所解止之處賈疏解脫止息之處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幕模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幕帷覆上者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次自脩止之處　賈氏公彦曰案其職云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幕人共之掌次張之故連類在此　自掌舍至掌次皆王在行之事　鄭氏鍔曰舍者久留之辭次者暫止之義出而會同則或留之久故有掌舍以為衛出而祭祀暫止而已故有掌次以為儀觀其設梐枑壇壝嚴為防限則久留可知觀其設皇邸帟案多為容飾則暫止可知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

賈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府之大音泰又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府為王治藏之長若今司農

賈氏公彦曰有賈者府官有市買須知物貨善惡也

李氏覯曰周官掌財者雖不一綱統所係實專於

一司故天下財貨之入莫不自大府受之量入以為

出亦莫不自大府頒之是以利權不分而斂散得宜

使不專總於一司出財者惟以給辦為先用財者惟

以濟事為功而後之不繼不恤也財如之何不虧

通論周禮菁華曰大府以下諸職皆出納會計有司故隷於冢宰以制國用也惟冢宰以道佐人主上得以約王后世子之過取下得以制有司之擅供凡事皆有定式大府但稟成式而頒之則侈心溢志不戒自抑所以常有三十年之通而民無凶荒水旱之患也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工能攻玉者　賈氏公彦曰其職云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以玉爲主故名玉府有賈使辨玉之善惡貴賤也

餘論陳氏傅良曰玉府掌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而列於大府之下與凡治藏之官無異則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司會有廢置誅賞之典夫安得不節若御府禁錢捐之親幸之手蔵諸省闥之中外人比校不及則傷財害民豈細故哉　葉氏時曰以諸職考

之獸人之皮毛筋角獻人之獻征廛人屠者之皮角筋骨遂師之野職野賦澤虞之財物以入玉府而共玩好賜予之用非天子之私藏也漢初以大司農給國家公用以少府給天子供養元帝時貢捐之言暴師末一年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是猶以私藏為公用也自光武出少府禁錢屬司農宫中私用一切於司農取之章和以後以其不便遂於宫中自立一監命奄人主之而古制始廢矣

内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內者　王氏與之曰曰內府非天子私藏之所以其在庫門內耳與後世瓊林大盈異矣

案諸府皆非私藏王氏以其名曰內府嫌於私也故辨之然以為在庫門內則未必然王者之財不必置之門內而後為內也三府特以其所藏之物為别耳要當在王宮之外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

此皆生於天時産於地利成於民力所謂財用之大源下之所以共上也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馭輕重以均貴賤以通有無所謂財用之大權上之所以制下也自外而蔵諸内故曰内府自内而布諸外故曰外府

通論鄭氏伯謙曰玉府内府所掌金玉兵器凡良貨賄一也必分而為二官者玉府所掌皆式貢餘財所作及獸人𠭁人所入專共王玩好賜予邦之大用不

與焉内府所掌乃九貢九功之貨賄及諸侯所獻國珍皆以共邦之大用故不可不分為二也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外府主泉藏在外者賈疏對内府為外

賈氏公彦曰其職云掌邦布之出入以共百事故在此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會古外反凡要會會計之字皆放此

正義鄭氏康成曰會大計也賈疏宰夫職日計曰成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故會為大計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王氏應電曰司會執典灋則之貳贊王及冢宰以均平天下操日成月要歲會之總以詔王及冢宰廢置總贊天下之治會百官之政其權亞於大宰不止財用一事故其職隆而位尊也

案有謂大府下大夫而司會以中大夫為之屬者非也大府之屬玉府內府外府以及官府都鄙之吏皆

主守藏者用財之式灋則司會鉤攷之故司書職歲
職幣皆屬司會而職內亦屬焉知所入然後可量以
為出也司裘掌皮亦以類而相從其出用之數亦待
攷於司會也大府所掌惟貨財之守藏則以下大夫
領之足矣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
國都鄙官府之治掌九貢九賦九式九功之灋以均
節財用凡家宰所布之治皆攷焉於內則逆羣吏之
治於外則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凡王

及冡宰所以馭百官者皆與議焉其爵與小宰並而職事繁重轉過於小宰故特設下大夫四人以佐之正朱子所謂運用天理不得不然者後人以私意隱度謂欲其權足以制大府然後鈎攷糾察之勢得行悖矣

餘論陳氏傅良曰成周司會之職屬於冡宰凡外内府之財用皆制焉職專而任重漢初蕭何領天下財賦以張蒼爲計相猶得此意其後諸府各自置官如

大尉之金曹自主貨幣鹽鐵倉曹自主倉穀則其事分其權輕矣至本朝則周之三府分而為四凡天下金玉之物皆歸奉宸庫山澤鹽鐵之賦皆歸內藏其他所入一歸之南庫至天下戶口租入則歸之戶部權不歸一所以漫不可攷雖曰宰相兼制國用而無以權出入之通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書主會計之簿書賈疏古有簡策以記事後

代用簿則簿書也

鄭氏鍔曰百官有司財用之數具載於司書司會得以按籍而稽故次其後

職内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内音納

正義鄭氏康成曰職内主入也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歲計以歲斷鄧氏元錫曰制國用以歲以歲為斷也

案不曰職出而曰職歲者歲有豐凶所出一以歲為

準而不得過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職內主入職歲主出各有司則專

互相勘則覈入以時其數簡故官吏省出以漸其數

繁故官吏多也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

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伯謙曰職幣掌幣餘之賦者　賈氏公彥

曰其職云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

幣以待上之賜予與職歲通職故連類在此

存異賈氏公彦曰此三職皆有府義不得名府者以財不久停也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職并掌皮亦有府義故在此

禮庫曰皮革亦財賦也故屬大府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正義陳氏傅良曰古者禮贄皆以皮幣為主出入之

數大較與貨賄相敵故亦屬於大宰皆司會為之長

内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

胥八人徒八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内宰宮中官之長　賈氏公彦曰

名内宰者對大宰治百官大宰不稱外者兼統内也

鄭氏伯謙曰内宰為冢宰之屬則女寵近習皆畏

師保之檢察而無敢踰節皇父作相膳夫内史皆不

得容晉侯近女而惑疾醫和以為趙孟之過古人致

君二南之化其道由此　朱子曰五峯以周禮為非周公致大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宫閫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宫闈交結近侍以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

餘論鄭氏伯謙曰漢大長秋為后卿蓋内宰之意中宫僕謁尚書黄門冗從如小臣之屬内府令如内司服之屬皆領焉若中常侍與凡侍内掖庭暴室御府

祠祀者與勾盾中藏府令丞典掌貴人采女官婢侍史服食游觀諸事皆少府統焉職分既分不相干涉然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鄧通為文帝幸臣而丞相申屠嘉得檄召欲斬之自東京悉用宦者士大夫既無復與聞內事而隸少府者徒以文相屬故大尉楊秉糾中常侍尚書詰以三公統外越分奏近臣葢三府之令不行於便嬖況后妃乎然前漢大長秋士大夫也猶可以節制後宮成帝勑許后減省用度

后上書辨論恐宦吏以詔書繩之猶有周家氣象後漢雖改用宦官而宮中財用尚付之有司章和以後不復領於外朝及隋置殿中監唐置內諸司凡天子服食器用一切付之奄人大臣不敢問則成周設官之意無復存者矣　王氏與之曰宮中官不過三項宮正宮伯宿衛之官今之環衛是也宮人掌王寢灑掃次舍之事今之脩內司是也至於內宰凡宮中之奄豎與諸嬪御皆在所統則今之入內內侍省都知

是也内宰所統事繁體甚尊重故以下大夫為之其屬無下士與諸職不同

内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奄稱士者異其賢　賈氏公彦曰其職云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案夏官大僕職出入王之大命正其服位則此小臣侍后職與大僕侍王同酒人漿人等奄竝不稱士此則以有賢行而命為士也　呂氏祖謙曰奄位極於上士先王防患之意

益微　李氏覯曰餘奄皆不命也宦官之位列天象益惟簿之内牀笫之言固不可以屈辱俊乂混淆男女其用奄人乃制事之宜然先王不以恩奪義不以私廢公雖其褻臣無得過寵奄稱士者止於四人况可為卿大夫哉　雜説后之尊亞於王掌其命者四人而已六寢六宫之奄寺内豎不過二十人嚴矣哉餘論陳氏傅良曰極治之世無他人主親近端人正士不使小人在側而已如閽寺褻近易為人主所寵

任屬之冢宰則人主不得以私意暱內臣不得以非道干此先王治內之嚴也西漢制猶近古三公總九卿而少府之官凡內臣皆屬焉自武帝疎遠朝士宰相不得檢攝內治其權稍輕矣既而石顯用事匡衡甄譚猶得條奏具言舊惡則宰相雖無曩時之權而宰制之意猶故也當時侍御亦參選明經之士咸拜議郎更宿王宮以備顧問東漢則議郎不在宿直中常侍不復雜調他官皆宦者為之卒至王爵天憲皆

歸奄寺孫程曹騰得專廢立原其所自蓋由三公徒擁虛位而宦者之專權非所能制故也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閽音昏囿音又游本亦作斿音由

正義鄭氏康成曰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囿御苑游離宮也　賈氏公彥曰其職云掌守中門之禁言中門則唯雉門耳而言每門者彼言中門據有禁守者言之其實王之五門皆使閽人守之　王氏昭禹曰門守尤宜謹於昏故曰閽人

存疑　鄭氏康成曰墨者使守門

案内則深宫固門閽寺守之穀梁傳亦云閽寺人也此列叙羣奄不宜獨為墨者墨者所守葢城郭官府館舍倉廩廐庫之門王宫五門六服羣辟朝會公卿百官所出入未必使黥者守之也

寺人王之正内五人寺石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正内路寢　賈氏公彦曰僖二十四年左傳寺人披自稱

刑臣則寺人奄人也正内謂后之路寢若王之路寢不得稱内内宰注后象王立六宫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則正寢路寢也

案諸職稱奄言其精氣之閉藏而已惟王之正内謂之寺人言能侍御於王故别之以示重也　不曰后之路寢而曰王之正内婦人所居必繫於夫以為名猶内宰職不曰后宫而曰王之北宫也后寢設寺人而王寢無之何也王之路寢與公卿聽政即釋服而

居燕寢自夕以脩令之前侍御僕從皆在焉惟夜以安身然後嬪婦叙御耳宫人職共寢中之事謂共具也内小臣掌陰事謂嬪婦入御之事也寺人掌内人及女宫之戒令相道其出入則内人入御女宫隨而聽事具在其中矣自朝及夕侍王皆士大夫夜事則内小臣寺人當直者遞代而掌之故員無别設耳

通論朱子曰天官兼嬪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男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

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古者宰相之任如此

餘論賈氏公彦曰據此則寺人不掌男子秦詩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葢秦仲始大其官未備故寺人兼小臣得掌男子　石氏守道曰周官閽人掌守王宫中門之禁而已寺人掌王宫之内人及女宫之戒令而已漢武帝數宴後庭潛遊離館奏請機事多以宦官主之始預政焉巧佞進而正人廢諛佞入而君德敗亂是以生

内豎倍寺人之數豎蜀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豎未冠者之官名　賈氏公彦曰昭四年左傳叔孫穆子宿於庚宗庚宗之婦人生牛以為豎則當為童子未冠者

案文王世子至於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以侍正内也左傳渾良夫少為孔氏之豎則豎非奄可知

存疑劉氏彝曰内豎奄之小者

九嬪嬪皮因反先鄭音賓

正義鄭氏康成曰嬪婦也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婦順不列夫人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　陳氏傅良曰自九嬪至女史皆屬天官先王之意深矣彼婦人女子而當於至尊幽居九重則驕蹇自恣無所不至也惟使之分職於内而附屬於外有職則當奉其法有屬則必考其功奉法則不敢不謹考功則不敢不勤況内宰

則用大夫士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皆分命賢婦人以叅檢內事能無畏忌哉漢髙欲廢大子立戚夫人子如意留侯曰骨月之間雖臣等百人何益冢宰失職之弊也

總論薛氏衡曰內宰所掌自內豎以上所以紀綱王宮之治自九嬪以下所以輔成王內之治

世婦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數者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

者充之無則闕　賈氏公彦曰九嬪言數者欲見世婦女御有德亦充若九嬪無德亦與世婦女御同闕故互其文令得兩見耳

案鄭康成三夫人九嬪世婦女御注本確不可易其引昏義以證世婦女御之數及家語當夕之說宋以後諸儒紛然排擊皆於理有未達也天子法天凡事皆以十二為度故有三夫人九嬪魯伯姬歸於宋三國來媵春秋特書以為非禮則天子宜備十二之數

明矣三夫人雖不見於經而酒正有后致飲於賓客之禮奚人又有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則后之下有夫人明矣此猶三公不見於經而其朝位則見於小司寇朝士射位則見於射人耳葢惟九嬪如九卿之不可缺三夫人則有其德乃備其位猶三公之官不必備惟其人也世婦則有子而可以為王繼世者其無子而賢德出衆者或附焉女御則良家子賅姓於王宮王所幸御乃有其位故其數皆不可定也至王

所未御必有限年出嫁之制而今不可考矣　古者
內官九御自夫人嬪婦以下皆贊王后舉內治以供
祭祀賓客之事以獻蠶桑種稑織文組就之功以治
王族嘉好合食內宗三月之教以備喪祭弔唁之禮
亦如庶司百職之不可缺也羣儒乃力排昏義竝疑
周官曲禮謂王宮嬪御不宜若是之多葢以私意淺
見妄議聖人不知茍王心無主而以欲敗度則惑溺
專妬即一二人亦足以羸王躬而亂百度果能正心

脩身以齊其家則九嬪世婦女御之備官恪共內職以廣世嗣二南之化實基於此周公建官自王宮嬪婦以及奄寺暱近之人膳服瑣細之事皆屬於冢宰務使禮度脩明君心順正小無所忽大不可踰乃正心脩身之防維興道致治之樞紐也

餘論魏氏校曰易剝之為卦上九以一陽載於羣陰君象也五率羣陰以承一陽故有貫魚以宮人寵之象煞孤陽處於羣陰之中鮮不為所斲喪故卦義為

剎古聖王謹之自九嬪而下世婦女御皆闕其數而不備傳春秋者復述孔子之意謂天子一娶惟十有二女其間有待年於國者俟少者年及則長者已衰前後所御實不過數人而已

女御

正義鄭氏康成曰昏義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

賈氏公彥曰其職云掌御叙於王之燕寢

女祝四人奚八人祝之六反鄭徐之又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其職云掌王后之内祭祀凡内禱祠之事故在此　朱子曰古人立法無所不備有是事則立是官如宫中祈祝之事專立女祝以掌之自無後世巫蠱之禍矣

通論鄭氏鍔曰人不得其安則祈福於神聖人因人情而設巫祝之官故司國祀則有大祝小祝甸祝詛祝之司在王宫則有女祝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正義賈氏公彥曰其職云掌王后之禮職內治之貳與王之大史掌禮同　張子曰女史八人書王后言動以佐內治及進御煩碎之事皆書之故后夫人以下莫不懼而增德　陳氏傅良曰王后有女史視聽言動安得不正　鄭氏鍔曰天子有史官記言記動故不敢有過舉后與王同體故有女史

辨正劉氏彝曰女史掌王后之禮職內治之貳則必有道藝而知禮者鄭氏以為女奴曉書者非也葢擇

女御之賢者為之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十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典主也典婦功者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　賈氏公彦曰絲枲有善惡貴賤故須賈

陳氏傅良曰以下三職悉用士人先王以是為奢儉所係内治所關非士大夫為之恐害國政惟與内宫相關通如内司服縫人之類必不得已乃用奄耳

枲典婦功為布帛之總司則布帛之入尚有當整治者所以有工四人典絲典枲則不煩設工也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正義賈氏公彦曰其職因婦功故在此　王氏昭禹曰一蠶所吐為忽五忽為糸二糸為絲絲所以為帛者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枲絲里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喪服傳牡麻者枲麻也則枲是

雄麻對苴是麻之有蕡實者也亦與典婦功連類在此　鄭氏鍔曰布有出於麻者亦有出於草者如蕉如越為絺為綌然出於麻者為多故以典枲名官枲絲所成者名類既多精麤不一低昂有未易悉者故設賈也布則升數有定望而可知即為絺為綌數種而已不必賈而後辨之故不設

內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正義　鄭氏康成曰主宮中裁縫官之長　鄭氏鍔曰

王之服掌於春官后之服掌於天官天官掌王内之政令故也　賈氏公彦曰衣服事多須男子兼掌以與婦人共職故用奄

案女御即上經女御在世婦之次者女御多人於其中使二人為内司服八人為縫人耳非别一項也

餘論鄭氏康成曰有女御者以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禮使無色過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縫扶容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奄二人亦縫線事多須用男子也

桼女御之下別列女工則爲内人明矣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染日豔反又日掩反

正義王氏應電曰染人司嬪婦染湅之事故與典絲典枲聯事竝屬典婦功也其他染職宜屬冬官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追都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追治玉石之名賈疏詩云追琢其章 賈氏

公彦曰王之首服在夏官弁師此婦人直取首服配

衣故連類在此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屨九裕反

正義賈氏公彥曰屨人兼掌王及后之屨舃者以屨舃在下體賤故男子婦人同官　鄭氏鍔曰有舃有屨名官特曰屨人者舃止於朝覲祭祀時服之而屨之用多且通於上下也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夏戶瓦反采此海反或作菜

正義鄭氏康成曰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

有虞氏以為緌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謂之夏采賈疏翟雉名𣝣考工記鍾氏染羽若有自然鳥羽則不須染故云後世或無　賈氏公彦曰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夏即五采也

𣝣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必本於脩身齊家而其原又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葢必如此而後表裏無間細大畢貫家宰之屬驟視之若紛雜瑣細而究其所以設官之意則於天子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事皆統焉所以為師保之任而非五官之比也至於格物致知之學則師氏保氏導養有素而隨事而究察焉者皆是也

欽定周官義疏卷一